

处置“林高官”中的“法罪错位”

【法的精神之王琳专栏】

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网络舆情的发展可谓一日万里。今天距10月29日深圳“猥亵门”事件只过去了短短几天,但从事发到网络热议到引发网民“人肉搜索”,再到“林高官”被免职,事件的发展速度令人惊讶。一片民意汹涌中,不乏理性的法律人以超然的眼光冷峻地指出,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要认定“林高官”猥亵幼女罪名成立尚有不小难度。

我个人认同这样的专业判断,但即便证据不足,我却并不认为“林高官”就能借助于已获刑法确认的“疑罪从无”原则从容脱身。

请注意,“林高官”之所以被交通运输部免职,并不是因为他“猥亵幼女”,也不是因为他“涉嫌猥亵幼女”,而是因为他“酒后语言和行为失控”。这样的处理决定简直就是“虎照门”的翻版。坚持认

定“虎照”为真的陕西林业厅官员朱巨龙和关克事后也被免职,而免职的理由并非公然“护假”,更非“涉嫌造假”,而是“在社会关注过程中,违反组织纪律,开设个人博客,参与争论”。换言之,你是涉嫌造假也好,涉嫌猥亵幼女也罢,上级有时并不关心,但你的丑事搞砸了还到处嚷嚷,就不会放过你。

从法律上看,“涉嫌猥亵幼女”当然是宗刑事案件。警方称,因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林某有猥亵行为,所以暂未以刑事案件立案,这实则是流行于司法实践中的“不破不立”在作怪。立案并不要求有“充分”的证据,从“林高官”叫嚣说“我就是干了”以及视频资料中当事双方的行为和言语来看,至少可以推断“林高官”“涉嫌”猥亵幼女。至于是不是真的“猥亵幼女”,能不能进一步取得直接证据(比如那凭空消失的关键视频,或目击证人的目击证言),那应

该是警方在立案之后要做的。立案时的涉嫌事由可以在侦查终结之后被证实,也可以是被证伪。如案件都没立,则警方的调查不免“师出无名”。

就像本为司法问题的“结石宝宝求偿之诉”现在已超出了法律范畴,“深圳猥亵门”同样如是。十年砍柴对此有段精辟的论述,他在博客中直指“林高官”“违反了中央驻地方单位和当地政府关系之潜规则”。因为“聪明的驻地官员,会小心翼翼地维持和当地官员的平衡。可这位林大人,当着众人大声咆哮他是北京派来的,一个厅级官员竟然说和副省级城市深圳的市长平级。这样的作为,在体制内部也不能容忍,他牛逼过界了,不但让交通部党组难堪,估计深圳市的官员也乐见林大人被弄掉。”

已让上级和地方双重难堪的“林高官”恐怕有必要去研究一下于司法实践中明滋暗长的“法罪错位”了。这条

被称为“犯事于东,获罪于西”的潜规则,在司法经验中有一个被默认的指导原则——“以人立案”。“法罪错位”以往多被运用在经济犯罪领域,比如沈太福因为高息集资、扰乱中央金融政策被捕,却以贪污和行贿罪名被起诉;铁本案起初涉嫌的是“贷款诈骗”和“偷税漏税”,戴国芳等有关当事人却被指控“虚开发票”等等。按吴晓波的分析,这种“法罪错位”揭示出“一种最便捷和保险的路径——假借一些另外的罪名达到处置的实效”。近年来,这一“成功经验”已越来越频繁地被运用在官员犯罪中。若深圳“猥亵门”事件中的“涉嫌猥亵幼女”因关键证据缺失而不能被证实,民意必将更为汹涌。纾缓民意的折中之道,必然是扩大对“林高官”的调查范围,而最终结案时,我们看到的或许就是另一个“林高官”。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万里追凶追出的“警察不在场”

■公民发言

贵州水城县男子代天云被人杀害,他五个哥哥因不满警方反应迟钝,决定自己追凶。一年多里,他们奔走一万多公里,终于将杀人嫌犯抓获。但当地警方却称“这种行为违法。”

(11月4日《齐鲁晚报》)“追捕嫌犯是警方的事”,从法理上说,这话一点没错,但它暗含了一个前提:警

察尽职尽责,因此无需老百姓越俎代庖。水城县警方显然没做到这一点。报道说,警方前一天晚上接到报案,次日9点才到案发现场;代家五个哥哥锁定嫌犯行踪,马上报警,结果等警方来时,嫌犯已溜之大吉。然后他们又等了两三个月,案件依然没有进展,这才迫不得已自己追凶。

所以说,即使他们的行为“违法”,也是警方的不作为在先。当地警方在指责他们之

前,是不是得自我检讨:是谁让五个普通公民走上万里追凶的自我救济之路的?“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一个普通百姓被杀案微不足道,它没有上级领导的批示与督办,没有破案后的重金许诺,也没有舆论的高度关注,警方又怎么可能像代天云的五个哥哥那样不辞辛苦?就连水城县公安居负责人也不得不承认:“大家积极性可能也不是那么高。”委婉的说辞道出了问题实质,该

案的破与不破,与当地警方的利益没有必然联系,激发不出“积极性”,自然能拖就拖。而等受害者亲人抓住嫌犯,因为涉及警方的脸面,便搬出“违法”论,以掩饰自己的失职。五个普通百姓万里追凶,无异于一出讽刺小品,道尽了一些地方警方不作为导致“警察不在场”的荒唐状态,也道尽了很多时候普通百姓寻求正义的艰难。

(修仰峰)

副区长回国的官方解释前后矛盾

【中国观察之椿桦专栏】

上个月突然在法国“失踪”的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民终于回国了。《现代快报》11月4日的报道说,忻伟民于11月1日回到上海。据称,他在出国前并未被发现有什么异常行为。坊间传言他此次是为情出走,5年前他离婚未遂,这次巴黎滞留可能是“私奔”。

与忻副区长突然“失踪”一样,他的回国同样突然——从10月14日忻伟民悄悄地“失踪”,到18天后又悄悄回来,最先发布消息的,居然都是媒体与“坊间”。更不可思议的是,媒体发布了消息后,官方似乎仍然没有及时回应的打算。直到11月4日新民网的记者主动采访,卢湾区委宣传部才开了口——忻伟民回国延期是由于在国外治病。至于“忻伟民与情妇私奔”一说,他们的答复是:无法证实。

官方难得的一次公开表态,再次让人感到有些突然,它让我产生了三个“想不到”:知道官方会正面解释忻副区长的滞留原因,但没想到居然和温州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滞留法国如出一辙(看来法国很擅长于治疗颈椎病);想不到,忻副区长身边同事都知道的“情妇”传言,官方居然“无法证实”(官方的调查能力看来不怎么样);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官方对忻副区长滞留法国的解释,竟然是前后矛盾。

如果各位不是那么健忘,应当记得忻伟民当时在法国情

然离开考察团时,留了张纸条称将在法国会友。当时的上海官方对忻的突然“失踪”都感到震惊——这些细节,许多媒体在10月22日这天都有报道。这意味着,官方并不知道忻伟民当时为什么“失踪”,否则就不会“震惊”。现在忻伟民一回国,原因就“找到”了,不知是不是忻伟民回来后才透露的?

如果说官方消息闭塞、反应迟钝,想必是站不住脚的。过往的经验显示,官方对待民间的“谣言”往往反应迅速,有时还不惜动用司法力量。但在官员的作风与贪腐问题上,官方则往往会表现出极好的耐心与宽容。譬如对于留法不归的杨湘洪,温州方面派出“游说团”劝其回国,无功而返后,要求参与游说的成员严格封锁消息,大有保护杨湘洪的味道。又譬如对待悄然回国的忻伟民,上海有关方面无视公众的知情权,对社会反应强烈的猜测,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解释。

鉴于官方对忻伟民回国的解释漏洞百出,坊间当然会继续猜测。除了“与情人私奔”版本,网上舆论还有“国内关系已摆平”版、“国外呆不下去”版——不知道官方会不会对这些说法按“谣言”处理?希望官方还是花点时间进行调查,再给出一个有“技术含量”的解释吧!这既是对公众负责,也是对“问题官员”负责,更是对政府公信力负责!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时事评论集《舆论尖刀》问世)

投稿邮箱:wfwcbxyh@vip.sohu.net

电话:025-84783646

醋溜文坛

厚道的茅盾文学奖

10月27日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名单出炉,让人哭笑不得,你说它是新闻吧,明明是旧闻,25日晚终评投票,《西安晚报》的“狗仔队”已经打探到了贾平凹的作品最高票获奖。26日,记者又获悉其他3部作品。聪明的“狗仔队”也不是《西安晚报》这一家,重庆和上海等地的报纸也提前刊登了这份名单。

茅盾文学奖是国内最权威的一个文学奖,获奖名单还没公布就天下皆知,居然还不差分毫,一个都不少,一个也不

多。如果瑞典文学院主持诺奖的院士们看到这个消息,估计也会发出这样的惊呼:天啊,还真的是他们!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特别不地道,总是搞突然袭击,让人措手不及。莱辛获奖时,正提着大包小包从超市赶回家,记者们已长枪短炮支在她家门口等着她了。这么严肃的一件大事,居然也被博彩业盯上了,每年颁发诺奖前,博彩公司和赌徒都在押宝,把一个严肃的世界性文学大奖搞得乱七八糟的。难怪让我们国产作家看不

起,很有志气地不屑一顾。

但有一点你不能不承认,诺贝尔文学奖虽然错过了许多例如卡夫卡、托尔斯泰这样的大师,但它的权威地位却至今东方不败,你可以说它经常看走眼了,但你无法否认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一切都是因为它的“程序正义”,尽管它的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但结果还得人人都认。

说白了,茅盾文学奖就是各省作协、各个作家利益角逐、平衡的结果,一个和文学有关但又没有多少关系的文学奖。评委之一的谢有顺先生谈到王

蒙能否获奖时,对记者说的一番话:“以王蒙的身份和影响力,获不获奖已经不重要。”言外之意,这个奖当然要颁给那些最需要的人了。

按道理讲,这样的游戏表面功夫应该滴水不漏才是,但现在连“保密”这样的基本要求都不顾了,评委不严肃,也不怪读者无情了。迄今为止茅盾文学奖的三十余部获奖作品,连我这样的资深文学青年都只记得一两部,何况那些本来对文学就不感冒的普通读者呢。 鱼在洋

就事论世

李咏砸蛋

《幸运52》终于不再幸运,因为失去了宠幸它的广大的电视观众,仅仅依靠一个欢蹦乱跳口不择言的主持人和一群被一点小便宜所诱惑的现场参与者,是不足以支撑一个广大人知的大节目的运行的,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它。如果没有极其意外的事情发生,这个曾经火爆一时的砸蛋节目就此寿终正寝了。

但李咏还是继续幸运着,一个全新的谈话类节目给了他新的舞台,在这个经济与金融等知识型节目走俏的今天,在面对着一群早已不满足于小孩子过家家之类的观众面前,央视倾力促进李咏的转型,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又呈现在了他的面前。

可是,一个终日着奇装异服翘著名兰花指呼来喝去的闹腾型主持人,如果端坐于众多有身份有阅历有故事有深度的嘉宾面前,他会有一番什么样的表现?发型会不会适时

适地改一下,起码不要再去染发?兰花指会不会不经意间就翘了起来,“疯”情万种地指着现场中的某一位,要他回答一个弱智得简直想叫人发疯的问题?会不会动不动就搞个场外采访,耐心等待电话接通,“喂”一声后,就一脸狂欢的表情等待电话那端传来亲亲热热的一声“咏哥”?

这些,都还未知。曾经红透半边天的咏哥必然也在上台前处在惴惴不安的状态之中,因为离开了他能掌控的现场后,答案变得异常晦涩甚至玄妙起来,这不是人多力量大或有佛祖保佑就可以蒙混过关的一道二元选择题,现实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单纯的选择题,你猜猜:是金蛋,还是银蛋?

如果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因为我不期待那样的幸运,上帝当然也不会把这样的幸运总是降临到一个人身上,即便,他是李咏。 虹舞

现识世界

我家有几辆自行车

第二个无车日时,南京市有关部门有关报告数据显示,2006年我市自行车达到了2823036辆,比2000年高出了近一倍。由此判定,自行车时代回来了。

看到这条消息,我感到非常振奋。我是一个老牌“自行车族”,工作30多年来一直骑车上下班,除极少数雨雪天被迫挤乘公交外,自行车是我唯一的交通工具。

我对有关管理部门的工作成效非常钦佩:6年就是2000多天,全市上百万辆的车,每日都在增减变化,统计数字竟能精确到个位,佩服。

不过,我心里还是存有一点疑问:从2000年算起,我家先后一共买了6辆自行车。由于接连丢失被窃,目前家中实余2辆。不知在以上权威数据中,我家的自行车拥有量到底还是6还是2?

如果以6辆统计,也不为错,因为这些丢失的车子可能还在这个城市里被某人使用着。自

从第一辆车被盗开始,只要外出我都会顺带四处张望,就指望能找回失窃的车子。某天晚上路过长白街,忽见路边停放的一辆车很像儿子刚丢失的那辆,就借助微弱的路灯光转前绕后仔细观察。就在这时,楼对面对面老胡跑过来讲:“干什么!想偷车啊?该死的小偷!”我抬头连连解释,可楼上仍是斥声不断。我只有狼狈而逃,真像被人追赶着的偷贼一样。

要说以6辆统计错了,似乎也有依据:过年前的一天,我下楼买早点,听见同事小黄在院内高嚷大喊自行车没了。我回头一看自家的两辆也失踪了,同时不翼而飞的还有其它几家的车子。此刻,楼对面对面老胡跑过来讲:“今天一大早天没亮,修马路的那伙人包了一辆大客车返乡,车顶上带走了十几辆自行车,保不准你的车子就在其中。”若真如此,则这些自行车早已远走他乡,就不该再算在我市的数字里了。 陈光新

强词多理

齐人之福岂是老婆多

据说今天的男人非常羡慕古代的男人,因为古代男人可以三妻四妾,人们常常把这种三妻四妾的生活称作“齐人之福”,甚至把包了二奶男人的生活也称作“齐人之福”,仿佛拥有的女人越多,享受到的福气也就越大,而且是“艳福”。这真是天大的误会!

“齐人之福”出自《孟子》。“齐人”是一个齐国男人,姓名不详。男人有一妻一妾,天天呆在家里操劳家务。男人每次出门,必定酒足饭饱之后才回来,回来就向妻和妾夸耀自己又跟哪个百万富翁一起喝酒吃肉了。每次都是如此,时间长了,其妻生了疑心,对其妾说:“咱们老公每次出门都是酒足饭饱才回来,回来又说都是跟富人一起喝酒吃肉,可是咱们家却从来没有来过一个老公的富人朋友。不行,我得去跟踪他,看看他在外面到底在干什么。”

第二天,其妻果真跟踪老公出门,结果发现大街上没有

一个人理她老公。最后她老公走到东部的墓地,向祭扫坟墓的人们要剩余的祭品吃。没有吃够,又东西西逛,到处去乞讨。其妻一下子明白了,原来这就是老公酒足饭饱的原因啊!

其妻回家后,和其妾站在院子里抱头痛哭,边哭边抱怨:“我们原本指望老公给我们带来吃喝不愁的幸福生活,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一个没本事的人!”

孟子由此得出结论:人们用来求取功名富贵的方法,能够不让自己的妻妾感到羞耻而痛哭的,实在是太少了!

因此,想要享受“齐人之福”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一妻一妾,再多了就更养活不起了;二是该人必须一点儿本事都没有;三是该人必须是个要饭的。只有符合这三个条件,才能称为“齐人之福”。

今天享受着所谓“齐人之福”的,以及艳羡着“齐人之福”的男人,好好琢磨一下您自个儿的条件吧! 许晖

娱人千虑

刘晓庆把钱看透了

悼念谢老的时候刘晓庆带去了祝福和安慰,也带去了钱。不像某些明星带去的是新闻,捎回来的是绯闻,来来往往的赚了。

刘晓庆资助过很多人:北影厂没能力发放工资刘晓庆帮过忙,导演凌子风去世时刘晓庆也送过钱,当然汶川大地震刘晓庆更没少捐钱了。许多人都质疑她的用心,认为她的行为张扬有炒作的嫌疑。其实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这袋子钱更实在。刘晓庆知道谢老最担心自己的小四,而小四的生活今后怎么过是离不开钱的。 温翔